

星流

荆有麟 著

文藝雜誌

文獻出版社發行

星 流

著 麟 有 荆



行 發 社 版 出 獻 文

月 十 年 一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流星」題記

一九三七年冬天，爲了軍事的撤退，我隨人羣由南京奔到重慶，我決計不再講空話。因爲在途中，我親眼看見那血肉橫飛的場面。也親眼看見了，年青的母親，將自己還在懷抱中吮奶的嬰兒，放到路旁嗷嗷着走去了。我不敢想那些事。我決意：用沉默來代替懺悔。於是整整兩年，我沒有參加過集會，也沒有講過半句空話？文章當然更不會動過筆。

俟後，那印象，雖沒有完全淡下去，但現實的魔爪，老在我週圍環繞，有時看不過，也偶而拿起筆，發發牢騷，於是我又在報章雜誌上講空話了。

就是空話罷，也不能任意說下去。先是要說的意思被不在了。接着根本不許說。但我已經開始說了，要停止。就和兩年前不想說時，感到一樣的苦惱。我於是換一個方式說——即既不激昂，也不慷慨，只將所見到的事實，同所想得的結果，灣灣曲曲地放進文字裏。這結果：就是現



283907

在所收集的二十篇短雜感。

開始時，是一九四〇年三月。那時節，重慶忽然出現一種軟綿綿空氣，薰得人頭昏眼花，但據說，也是爲了堅持抗戰，於是，我就不免寫了：「人事圈內」，「北極吹來的微風」，「火山上的喇叭」，「沒有粘性的漿糊」，「風月之外」，等等。終結時，已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了。離太平洋戰事爆發，只差一星期，細算起來：不到兩年的短短過程中，抗戰陣營裏，也發生過那麼多所謂「事件」。那麼；我所寫的，也不能不多了。而且都是有關時弊，這時弊，又是文藝多於政治，政治多於習俗。中國到今天，還不能把敵人完全打出去，是意想中的事了。

這樣，我的雜感，還有在印刷上再停留一下的必要。但，果真如此，那前途可更加渺茫了。所以，我並不以這些指責時弊的東西，再放在讀者面前爲滿足，故便名之爲：「流星」。讓牠早一點——不，是快一點奔竄過去。我們好看那正在閃爍的明朗的繁星。

然而，仍是夜。

一九四二年元月，金剛坡下

目次

一、文藝圈內	一
二、亂爆的火花	二
三、人事圈內	四
四、在針氈上默記	六
五、奔竄的流星	八
六、電子的風蕩	一二
七、螢火亂飛	一二
八、北極吹來的微風	一五
九、無花的薔薇	一七

十、火山上的喇叭	一九
十一、三月的微紅	二一
十二、旋轉的車輪	二四
十三、江河上的波濤	二六
十四、無花的果實	二八
十五、雲背上的陽光	三三
十六、沒有粘性的漿糊	三四
十七、錢句話	三六
十八、欄欄外的觀望	三七
十九、還未乾涸的瀑布	四〇
二十、靜夜的松濤	四二
廿一、刺激	四四
廿二、閨空中的風輪	四五
廿三、磁性的炸彈	四七

廿四、沒有蜘蛛的網羅.....	四九
廿五、荆棘叢中獨步.....	五一
廿六、遼遠的天空.....	五五
廿七、還未洗脫的血痕.....	五七
廿八、完全女人們事情.....	五九
廿九、風月之外.....	六二
三十、八月的太陽.....	六四
卅一、守夜的木槲.....	六七
卅二、漫談創作.....	六九
卅三、浪橋上留步.....	七一
卅四、火熱的鐵刺.....	七四
卅五、白露爲霜.....	七六
卅六、黃昏時的星空.....	七八

一 文藝圈內

有關抗戰的文藝，不必全是描寫前線上的血肉鬥爭。就是後方老百姓，將買油鹽醬醋節省下來的錢，捐出，為抗戰將士購買鞋襪或供給軍需品。到作家筆下，也一樣能成為很好的抗戰文藝。

印刷條件的困難，不一定就是文藝遺缺。相反地，蒸餾的版畫，不就是因為印刷困難，才成長起來麼？柯仲平在延安，將手抄的詩歌，貼遍衙衢，唱遍巷道。正是詩歌的再生。

創作家的作品，離開事實，就成了空虛無用的東西。同樣地，批評家要不明某篇作品，或某人作品，有什麼缺陷或優點，專門造起空中樓閣，泛論條件該如何如何，也是空虛並無聊。

文藝既是宣傳，則文藝家對社會，就負有先導之責。其行動，自宜以自己的主張為歸。若筆下罵錢一切世人，而本身，則只在牌檯上或女侍者的懷中翻筋斗，這種人，乾脆請他作官好了。

乞巧想憑空獲得甚麼東西，而又無東西可與人交換。故見人必稱：「老爺太太」，漢奸文藝
 筆下，當可看見：「皇軍如何」，「少尉怎樣」，大約與乞巧是用的同一方法罷？不過乞巧只賤
 賣自己，並不出賣旁人，這是比漢奸高尚處。

文藝通俗的目的，是要獲得廣大的讀者。但一般雜誌報章上的通俗作品，儘有西文譯名及故
 典，不知處在鄉間的老百姓，對這些通俗文藝，能不能理解？

又，通俗文藝流通的方法，當然是靠了在鄉間流轉的書販子，否則，老百姓即無看到的可飽
 ，而一般機關團體所出之通俗東西，除贈送機關學校外，大部分仍是擺到都市的大書店裏。老百
 姓真苦啊！

二 亂爆的火花

芭蕉樹葉子雖大，身幹却不堅實。這就表明着：葉子雖然能蔽蔭，但樹幹不一定是有用之材

。同樣的，在政治上可以玩千百花樣手段的人，作起事來，不見得就能成功。而況有關思想的文藝，豈是宴會席上或牌桌上的交際家所能幹得好！

千奇百怪，是指除了社會進化法則的那些畸形現象而言。若是依照了歷史車輪在勳作，不明白的人，或者是別有作用故裝不明白的人，便隨便加以否認，賜個奇怪的稱謂。在眼前，或者會眩惑一時的耳目。但時間一久，不是什麼都會明白麼？聰明的人，又何必枉費心機呢？

思想是文藝的內容，就和樹根是樹的基礎一樣。樹無根難活，沒有內容的文藝，即使藻詞堆句，把形式拉得長，其無生命，是等於寺廟裏的泥菩薩。菩薩塑像也許好看。但戀愛菩薩的人，却從來沒有看見過。爲什麼？因爲菩薩不過是塊裝飾過的泥巴啊！

一個人不能不有自己的意見。否則，這個人便是木偶。但意見應該是統一的，而且不變的。不能說對於某一件事，剛剛提出一種意見。過一會兒，又提出一個相反的意見，再過一會，或者更有相反的意見提出。這樣不特看意見或聽意見的人，無所適從。連自己不是也難於適從麼？文

藝術家怎麼連這些都不懂？

總是不要看的东西，偏偏充滿了你的耳目。左也是，右也是。前也是，後也是。情景大有使你非看此不可之勢，殊不知臭豆腐，畢竟是真的，即使人人喜歡吃，他總歸還是臭的。而況所吃他的小人，也許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喜歡呢？

走路要用脚，這是天經地義的。但有些人，走路儘可不用脚，因為他有代步的東西。作家必須多方試驗，苦加練習，然後才能有偉大的作品產生，這大概也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有些人也不用着這樣。他是有現成的出版法寶，只要他能白紙上畫出黑字，就可風行一時呢。

三 人事圈內

在市儉眼光中的人們，都是算盤上生意經。所以市儉的講話，無論對於什麼人。總是先估價才開口的。

高談什麼問題的，倒不一定是熱心什麼問題的。反之那些不大談問題的，有時倒是真真正正的擲頭苦幹家。

開口閉口自稱老百姓的智識份子。其目的，多是在逃避責任與法律。等到老百姓應爲國民盡義務時，他又成了特殊階級了。

有名有形的漢奸，可以爲任何人所防備，故其禍害少。最怕的，是有漢奸思想，而又頂的是救國招牌，那才叫人沒有辦法呢！

有一技之長的人，容易被嫉妬。完全無能的人，又被人看不起。生在這個社會裏，作人也實在不容易哪！

有錢的人，一遇到正當事業。便拚命研窮。無錢的人，遇到不正當事業，偏要攔關。真是畸形的社會啊！

勤人為善的人到處都是。但作善事的人，却少到僅有。勤人作惡的人，似乎沒有。而作惡事的人，却洋溢乎天地之間。

鴉片與賭博為禍國禍民兩大料源。但鴉片已在雷厲風行的禁止着。而賭博，因為是所謂上層階級，便不見有人過問了。

四 在針氈上默記

瓶花雖好看，但是暫時的。因為維持花的生命的根，已同花盪脫離了關係。現在是連盆花也成暫時的了。因為盆花雖有根。但花，却不是由根由幹而生長上來。是靠了鐵絲的緊縛，聯繫在枝葉上面，其不能長久生活下去，是顯而易見的。有頭腦的人，為什麼讓花匠那樣敷衍呢？

正是暴風雨侵襲的當兒。我看見石頭縫一窩螞蟻與樹根下一窩螞蟻在打仗。大約住在石頭縫的螞蟻，比較堅強罷？將樹根下的螞蟻，咬死許許多多。可是等到他——石頭縫的螞蟻，得勝回

窩時，暴風雨已毀滅了牠的窩巢。而且大水又將牠們淹沒了。蠢哉，物類啊！

獵人正在追逐兔子時，一隻禾鼠嚇得趕快鑽進窩。等到獵人將兔子追獲，坐下休息時，禾鼠又探出頭來，對獵人吱吱汪汪叫了。懶得動的獵人，連看也沒有看一眼。禾鼠胆大了，以為獵人根本不獵牠，便一搖二擺的爬出窩洞，却不料臥在獵人後面的獵狗，一箭步竄了出來。禾鼠未曾吃到子彈。却當了子彈給狗吃了。這真是聰明的下場。

月光不變。月光不變。因為都是依了軌道在運行。可是雲，真是千變萬變。一時一刻，一秒一毫，都不停地變動着。忽而現出溫和的微笑，忽而現出兇惡的姿態。又忽而高，又忽而低。但就是變罷，古今千年，又變出個什麼？時代滾動着，人物替換着，而雲的歷史，永遠是空頁啊。

顏色可以表示美好，但也可以表示醜惡。這美好與醜惡，雖然是由客觀環境來決定。可是，在顏色，就是幸與不幸之分。拿花與人作比。那出入，相差就有天和地。在自然界，越是被人愛好的顏色。到了人類，就慘不忍言了。

熱的東西，大抵使人望而却步。冷的東西亦同。惟溫暖的東西，最受人歡迎。可是，醇化非熱力不行。而刺骨更離不了冷。所以革命家總是站在兩極端。一停留在中途。那黑暗就會馬上出現。所謂寒冷的空氣，就永遠沒有了。

城牆是堅固的，不錯。在刀箭戈矛時代是如此。可是槍砲炸彈一出現。城牆就消滅得無影無蹤。可是城牆，不一定永久有用處。愚笨的人們，偏偏一天到晚想建築城牆，這不是對時代認識不清，便是想返轉時代的車輪往後走。

喝茶是一種習慣，就合外國人喝咖啡是一種習慣一樣，不過，喝咖啡能刺激神經，喝茶，則最大的作用，是助消化。神經需要刺激，是怕神經麻木。消化需要幫助，則除了多吃，似乎再少用處。這也可以看出，中西所以不同之點。

五 奔竄的流星

信用的基礎，建築在物質同精神的犧牲上。但待豎立之後，則物質同精神上的獲得，與犧牲又成正比。懂得此理的人，大概就不會到廢廟人了。

好看的花架，不一定能結美味的果實。相反的，能結美味果實的樹或草，牠的花架，倒不一定好看。世間的事物，都可作如此觀。

人家說什麼好，人家說什麼壞，人家說應該這樣，人家說應該那樣。但是朋友！你自己呢？爲什麼要隨在人家屁股後面應聲呢？

不良的環境，是由人造成的。所以無論那環境不良到什麼程度，其能由人改變，是毫無疑義的。藉口環境關係而自却步的人們，不是不革命的懶蟲，便是社會進化的阻礙者。

人生不滿百年，在宇宙的進程上講，可以說是一刹那。此一刹那的社會，要再不好好利用，對社會供獻出什麼來，其生活等於蚯蚓。

光明能使人興奮，但黑暗才是製造興奮的來源。要沒有光明，人固然活不下去。但沒有黑暗，那光明也就不會存在了。

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要人過像人樣的生活。所以對教育抱有別的目的者，便不配談教育，更不配辦教育。

水管破裂了，要急於修理，否則，汪洋起來，就會不堪收拾，而破裂的腦子，却到處蠢動着。收拾的匠人，反而躲得無影又無蹤。

正在火線上作戰的人，他絕對感不到死的威脅。可是處在後方——尤其是鑽防空洞的人，倒時常嚇得發抖。人類生命之相隔，竟有如此之不同。

一張紙的價值，固然很微薄。但紙上如果有了字跡。那紙的價值，就很不同了。這個價值的

增高或減低，就是所謂政治，所謂法律……等等花樣同作用。

六 電子的飄蕩

嫩芽雖不能開花。不能結果，更難於作有用之材。但這只是時間問題。牠是終有一日，會開花，結果，而作有用之材的。只要人們不以爲牠是嫩芽而傷害牠。真正可悲的，是那空心，乾枝，落了葉的老樹呵！

天不會發生熱力。故透熱力的，是那通紅的太陽。因此，要防熱，就必須尋覓躲避太陽或抵抗太陽的方法。至於對天禱告，對天咀咒，對天慨嘆，其結果：不特不能發生絲毫効力，反要被天恥笑哩！

啞子不能講話，是啞子的幸福。能聽能看，也儘够了。瞎子不能看見，是瞎子的幸福。能講能聽，也儘够了。跛子不能聽見，是跛子的幸福。能看能講，也儘够了。但一個人要察驗這全備，那就悲慘了。他是脫離了社會，社會也脫離了他。

牛羊被宰殺時，掉眼淚的時候多。惟有豬，在被宰殺時總是放開嗓子叫喚。可是，不管流淚也罷，叫喚也罷，其結果被殺，是無二致的。人人都懂得這意義。那宇宙，馬上就會改變罷？我想。

頭髮可以保護頭腦。醫生們常常這樣說。但頭腦被頭髮所害掉，只清朝初年，就不在少數罷？而現在，頭髮又以另一個方式害人了。害青年，害壯年，害老年，還害田野裏農夫，同機耕而前的工人。頭髮之罪，大矣哉！

野獸之所以能存在，是因為山林有供他可吃喝的東西。同樣地，跳虱，臭虫，之所以能蔓延，也因為有血肉可供牠吮吸。要掃蕩野獸，必須清除山林，使野獸無可生活。要消滅跳虱，臭虫，必消除滋生牠的污垢，使牠不能接觸到血肉。否則，野獸依然會橫行，跳虱，臭虫仍要吮吸人血。

七 螢火亂飛

溪流一爆發，任是山岩也好，丘陵也好，城廓也好，都阻止不住的。槍砲刀鎗，更不在話下了。

籬板凳當桌子用的，是沒見過世面的小心人，若有人將檯子當板凳用，那氣量，是可以吞山川，亦可以自殺。

橋是給人過渡的，所以橋無千里長。但有些人偏喜歡使人老在橋上走。不知道留下道路作什麼用。

看不遠的人。總以為他自己眼前的景緻，是天下最美好的風景，希望每個人都同他一樣的賞鑑，一樣的歡忻。

有語同事，有禍同當。是指那些立脚點完全相平的人們而言。如果一個站在山巔，一個臥在谷底。無論禍福，是無法同共的。

豬娘狗鬧，蝶貓躍，蝶雞叫，想求主人把牠們一齊殺光。但他自己，一天到晚，却只是吃了睡，睡了吃，而又哼唧唧唧。

哭是屈服，笑是否定。惟沉默，是力的爆發的前奏，所以專制的發軔，多是由沉默中產生的。

鎖鍊的真正用途在聯繫。所以鎖鍊的使用，應該是雙方。如果鎖鍊用在一方面，那秩序就要發生問題了。

舊的鎖省不容易革除的人，那意識還必定為封建勢力所拘束。要他担負新的事業，等於不舉辦事業。

在馬路上拾吃香煙屁股的人，才是真正的吸煙者。至於那些專講求香煙脾號的人，他是不懂得烟的效用的。

八 北極吹來的微風

人可以拉車，牛馬可以拉車，機器亦可以拉車。但人拉車是為換衣食，牛馬拉車是為得草料。不知機器拉車，為的是什麼？

每一種動物，都有自己的哲學概念。即毀滅牠種動物的生命，充實自己的生命，可是一遇失敗，牠自己的生命，也就隨着毀滅了。

廣場中的語言，是謊。會客室中語言，是謊。被窩裏語言，是謊。非謊的語言，只能求之於默念中。

x

x

x

曇花雖然一現。但牠的可貴處。就在這一現，如果曇花三現五現，以至於無數次現，那牠絕不會留在人類的記憶中。

石頭牆怕倒下來壓人，土牆怕小偷竊穿，木牆容易為火所燃，紙牆又抵擋不住風雨，究竟該造什麼牆？很難為了一些聰明人。

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這是每個失意人心裏所遺憾。但天如果誰應，地或者肯靈。不見得倒還有人呼叫罷？

機器人的好處，是在不吃飯而還能服樣工作，並且很忠心。反對科學的傢伙們，如果知道這一點，他必定要大倡科學了。

槍牢必在羊兒未亡之前，若待羊兒已亡，雖說還可以防將來，但將來，却是漂渺得無限。而且羊的損失又怎樣？

傳記是表明歷史的過程，就和歷史是表明時代的過程一樣。若傳記只有香臭，即便其味能放
過吧，也會使人頭痛的。

指南針的用處，是在指示那些徬徨於十字街頭，而無法行進的人們。若根本坐在牢籠裏，或
臥在床鋪上，指南針再準確，也是毫無用處啊！

九 無花的薔薇

文藝有別於照像的，是事物通過作家的觀照，須加以溶化，然後再創作，這裏面有主觀，但
也有客觀。有感將事物照樣搬在紙上，那不是思想家的事，照像師就會作的。

譯文固然不見得能發生多大作用，但暴露，就能擔保完全發生作用嗎？在某個場合中，需要
暴露，在什麼樣環境下，應該謳歌，這是需要堅強的判斷力同周密的思考的。

吃飯多的人，不一定就能成爲胖子。這同生活在某一個環境中人，不能寫出某一種生活的典型一樣。可是批評家不管這些，便要前線士兵寫戰爭，要泥土中的農夫寫耕田，那麼：賊目前沒大的作品，不是又成廢話麼？

一木不能支大廈，古人早已慨乎言之。然而，世界上儘多造大廈的人，要用一木去支持。方便或者方便，可是一木一傾，那大廈就會根本倒場的。

蘊藏是事業的發創，發表是事業的進行，但事業的成功，還須經過鬥爭同努力。否則，事業便成了風，只會在報章，雜誌，卷宗，書籍，口邊流蕩，而且不久就會無形的消滅。

哲學不是神符。更不是幻想。簡單地說：只是思想的概念達到理智的一個階段，把哲學看爲神祕的人，是不懂得哲學。認哲學爲無用的人，更是不懂得哲學。

以一杯之水，救一車薪之火，於事雖然無濟。但已經在救，不過救的程度不够罷了。頂要

得的，是兩岸觀火的人。他以為火燒不着他，便連救的心事都沒有，火自然是倒處蔓延了。

有人說：在抗戰期間，暴雲黑暗，才是作家當前應有的任務。至於提供意見，指示方向，或希望將來，都是不合新現實主義。但這樣下去，除了黑漆一團，還有什麼？

一〇 火山上的喇叭

蝸子雖然有刺，但螫人的結果，大半是蝸子死亡的時候多。同樣，狼能咬人，而狼亦多半死於人手。

大凡結果實的植物，都開花。但開花的植物，却不一定樣樣都結果實。很有些植物，花兒一落，順帶完事的。

風有聲，雲有色，但現象都是剎那的。永久存在的，還是那倚靠軌道運行的：日，月，星。

x
x
x
x

蜘蛛能結網，更能利用牠結的網，以捕殺他虫。這是蜘蛛的聰明。但蜘蛛却多半死在牠的網上。

牛馬有力氣，所以應該耕田，更應該拉車。道理或許是這樣。但獅虎豹也是有力氣的，為什麼不拉車耕田？

保險箱能保持住一切秘密。但保險箱也能洩露一切秘密。因為只要能打開保險箱，比各處我秘密容易多了。

老鼠偷吃東西，貓兒是要制止的。貓兒偷吃東西，狗子也會制止的。因為在貓狗心中，都以為東西只應該牠自己吃。

玻璃雖可透過光明。但也能暴露黑暗。怕見黑暗的人，常想不要玻璃，實際真想光明的人，也不喜歡玻璃。

墨水雖有紅，黑，藍等分別。但瓶總歸是白色。討厭某種顏色而將瓶打破的，是世界上最愚的愚人。

怕失火的人，總喜歡將火柴藏起來，殊不知火柴不過是引火之物。只要有可燃，能燒，或該燒的東西，沒有火柴，也是會燃燒起來的。

同舟共濟，雖然祇是一剎那間的過渡。但所關聯的，却是全舟上人的性命。如果看輕了一剎那。遺恨就成永久了。

一一 三月的微紅

藝術品只能供給人思索，就和食物供給人吃喝一樣。至於思索過後的反應同行動，那是要看思索者本身。藝術品的担保性，是很微的。

x

x

x

思想上有惰性，所以人類是惰性的動物。要除此惰性，必先要掃蕩了養成此惰性的環境。在中國是如此，在西洋亦是如此。古來是這樣，如今還是這樣。

飛禽能爲害人類，走獸能爲害人類。一切自然界現象同物體都能爲害人類。可是人類有法子，能一一躲避或制服。頂爲害人類，而人類又無辦法的，倒是人類自己身上的一顆腦子。

水無火不熱。火無水不冷。水火相濟，才能維持着萬象同萬物。水火如果相攻或相克。那遭殃的，恐怕不止人類吧？是凡有物事，都會隨之毀滅的。

創作家的腦子，應該像流水。批評家的腦子，應該像空氣。然後作品才能成爲屹立的樹幹。而批評也就是鋒利的鑽頭。汗哩，渣哩，全能發掘出來。

貓，被派捉老鼠的。牠却偏愛爬上屋頂，代雞司晨。狗本來是看守門戶的，牠却愛爬上穿華服衣服者的懷內，搖尾乞憐。一種東西忘記了自己的職責，事業就只有停頓了。

天是藍的，但有時可以變為灰色。說灰色不是天的本體，或許是對的。但天的本體，是否真是藍色。

鮮豔的花朵，枝葉上多有刺。據說：是為保護花朵。但松杉並沒有美麗的花朵；枝葉又全是刺形。可見自以為了不得的，連植物類都不少啊！

製造東西的，只嫌不堅固。毀壞東西的，又頂討厭堅固。既知有毀壞之時，在製造時，何不少費些力氣，省得後來麻煩呢？——說的是：自己製造而自己又毀壞的話。

流血是努力的結束。流汗是努力的階段，兩者相隔，僅有一步遠。明乎此，流血的人與流汗的人，只有前後分別了。並沒有高下問題存乎其間。

濕的木頭可以晒乾，那乾的木頭也可以淋濕。要使乾的木頭不濕，頂好不讓牠淋雨或接近水

。可是要使濕的木頭不乾，那只有讓牠永遠淋水了。這種木頭的用途，恐怕有問題吧？

又娶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希望並不算錯。錯的，是在馬兒那一方面。好就好了。爲什麼一定要吃人家草呢？難怪牠不是拉車，便被人騎。

喇叭可以叫醒人。喇叭也可以催眠人。重要的，是要看喇叭被用在什麼場合，又爲什麼人所用。如果認定喇叭的啼叫必是與起之聲。那喇叭却要哭哭不得的。

由這裏到那裏，固然可以算一階段。如果將由那裏回這裏，也算一階段。那階段，就永遠弄不清了。這裏，那裏。那裏，這裏。滔滔天下，皆成階段。

一二一 旋轉的車輪

鋼雲可以製造，眼鏡可以製造，道路可以製造。惟有一樣東西不能製造。那就是漂渺難捉的東西，於是對條發明了，鎖鎖發明了，欄欄發明了，但儘管有這些發明吧，那漂渺難捉的東西，

還是跳躍着，奔流着，直到永遠的永遠。

天亮了，鳥雀在樹上叫喚了。是牠的哀鳴？是牠的求救？是牠的憤怒？是牠的喜樂？沒有人能夠知道。但鳥雀要尋食，就不能不去工作。要工作，就不能不找伙伴。要我伙伴，那有不叫喚的道理呢？討厭——甚或反對牠叫喚的人，才是多事啊！

竹子被破成條片，固然是違反了竹子的本性。但竹子被折斷，其違反竹子本性，與破成條片，是沒有分別的。但人們却有理由解釋着。說折斷不一定能毀壞生命，與破成條片，是大不相同的。可憐的竹子啊，看你還有什麼話說呢！

人人在希望進步。但人人都在退步。因為進步是個無邊無岸的海。要走到盡頭，根本不可能。如其在半路上披荆斬棘，不如穩在來的地方坐圈椅。於是萬歲啊，萬歲啊，充滿了空間。

筆墨紙張的用處，好像是救人。但筆墨紙張的權力，也一樣能害人或殺人。能用筆墨紙張的

人，感覺到筆墨紙張的可貴。不會用筆墨紙張的人，也感覺到筆墨紙張的可貴。因為人人都感到可貴。於是喜怒哀樂。就都會發生於筆墨紙張之中，真是畸形社會啊！

衣裳的功用是保體溫，這是原先發明衣裳人的目的。但以後，不同了。衣裳不特可以束縛人，還可以抬高或降低人的身份，這雖然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但施行於今日，就覺得人類的可憐與愚笨。

蝎子螫過人，一下就溜跑了。因為牠的整人，是在保護牠自己的生命。惟蚊蟲，其目的，是要吮人血，以充實牠自己的生命。所以前後左右不離人，一天到晚嗡嗡。人能打死一個蚊蟲，兩個蚊蟲，却打不完千千萬萬的蚊蟲。可惡的蚊蟲，那一天才能斷種呢？

螞蟥在滾轉成糞丸後。大約覺得自己本領不錯吧？便將糞丸到處滾動着。而且老將自己的作品擺在頂頭前，讓人們觀覽。其實糞丸總歸是糞丸，無論滾到那裏，都是帶着臭味。臭得人們討厭了，只能閉住眼睛不看。

一三 江河上的波濤

到處喊無聊的人，都是不努力於工作者。一個眞實爲社會人類工作的人，他的整個心身都被工作興趣引去了。怎會無聊呢？

贊成你的，不見得是你的友人。同樣地，反對你的，也不見得是你的敵人。你的真正的敵或友的分別。是要看你所進行的事業而決定的。

牛吃的是草，但牠能爲人類工作一生，而且在死後，牠的皮、毛、骨、肉、無一樣不爲社會所利用。那些專講吃喝而不爲社會工作的人，是連畜生也不如的。

老年人是路牌，青年人是依了路牌行走的人。如果青年人作了路牌，不特是老年人的悲哀，那也是青年人的悲哀，那要行走的路程，將更艱難而困苦。

天陰雖不一定下雨，但天晴，却絕對無雨下。懂得此理的人，至少應該站到自己崗位上，動動手脚，否則，就和天晴沒有雨下，是一樣的結果。

桃李花盛開的時候，是預告炎夏將要到來。厚的衣裳，就應該趕快收起。如果等到炎夏已臨再預備單衣。那就非手忙脚亂不可。

鋼鐵之所以硬朗，是因鋼鐵受過鍛煉，石頭之所以堅實，是因石頭受過擠壓。不在抗戰的浴爐中受過磨難的人，絕不能成中華民族的好兒女。

松柏並不是不落葉，牠是先生長新的葉，然後才揚棄舊的葉。社會事業如果都照此安排。脫節的過渡時間，雖然沒有了。但積習却永遠難改掉。

一四 無花的果實

發現錯誤，立刻改正，不要顧忌名譽，面子等問題，因為欺瞞絕不會長久，與其弄得不可收

拾時丟險。早早改正，或者就有成功的希望。

對於謠言的處理，應該先追求其來源。然後探討其動機。最終審查其效能。如果覺得能為害於思想或行動，必揭開其內幕，當頭一擊，使其烟消雲散而後已。

未到十字街頭之前，應該想好方向。既到十字街頭之後，不要左顧右望。依照你自己所想的路程，邁開大步走過去，以直到終點。

能放槍的放槍。能舞刀的舞刀。不要以為舞刀沒有放槍效力遠。也不要以為放槍沒有舞刀來得痛快，只要你能用全副力量在你的武器上，你就能制服了你最大的敵人。

壓迫你的，是你的敵人。勸誘你的，也是你的敵人。奉承你的，更是你的敵人，你能擺脫了
一切纏絆、圈套、同恭維？你才能站立起來，過像人樣的生活。

平路跌倒，不是失敗，也不是懦弱。只要你能爬起來，撫摸過創傷，再奮勇向前，路程就會為你展開在前面。頂怕的，是跌跌之後再不想爬起來。專等待人們的拯救。

苦悶時，要咬緊牙關。徬徨時，更要咬緊牙關。不叫喊，也不哭泣。努力思考，詳細追察內在的原因。原因一發現，你的行動就會變更的。

遇到空氣太冷時，震發你內在的熱力去抵禦。抵禦不住。再努力震發你的最後熱力。這樣，或許會凍死。但不要緊，你的熱力，早已刺進他人的毛孔了。旁人的熱力，會來溫暖你。

你的力量，如果只能走十步。那你就盡量將這十步走完，等到你到了終點，還覺有餘力時，不妨再往前走。切不可先劃界限。那你就永無前進希望了。

讀書不比吃湯元，不要以為飽燙，便糊塗吞下去。讀書也不像打球，非馬上求勝利不可。你應該看，再看，以至無數次看。幾時你能在書中求得自己的獨立意見，那書才算被你讀過了。

好哭的人，可以幫助你。好哭的人，也可以幫助你。不能幫助你的，是見你板鐵面孔的人。
這個人將使你置身於茫茫大海中，摸不着邊際與方向。

黑布是由白布染成的。紅布亦是白布染成的。除了自然界，一切顏色都是人加的。你理解了這意義，然後再選擇你所喜愛的顏色。

過橋雖只是一剎那間的事。但橋有時會發生毛病，使你永遠過不去。與其上了橋再受麻煩，不如在未過橋前，你先一審視橋身。即使會出毛病罷，總要少些。

拿文藝作歷史讀的人，是傻子。拿文藝作為消遣的，也是傻子。文藝是一種科學，但不會使你頭痛。你既是學習科學，你必須選修文藝，這樣，你的眼光才能放大，你學習的其他科學才不會沒有用處。

自己的事業，自己拚命去作。大家的事業，聯合大家去作。不要自己的事業，總想依靠別人。而大家的事業，却又向自己身上獨攬。這樣，什麼事業也作不成功。

修飾並不是好的字眼。無論頭面也好，文章也好，行爲也好，一加修飾，便會有醜惡藏在其中。就是文章罷，一氣呵成的，要比顧到這樣那樣的修飾好得多。

不要以爲世界上人全不如我。這樣，你將反而無所成就，也不要以爲世界上人全比自己高明，這樣，你也將無所成就。你應該拿出自己的能力，作自己的事業。

說話是意志的表現。可是你在說話前，得估計好自己的力量。然後行爲就能跟着話走。而你的說話，也就像鋼鐵一樣有力。若人云亦云，那說話不特不能表現意志，恐怕實在是多餘的了。

刀槍毀滅不了你。鍛鍊毀滅不了你。黑房子更毀滅不了你。因爲這些，反可以使你得到新生。真正毀滅你的是你那游移不定的意念。

你能跳躍於山嶺，但你不能馳勝於沙漠。因山嶺時時在阻礙你，你才有勇氣一直跳躍上去。
沙漠，則擺出一副笑面孔歡迎你，你也許就失掉勇氣了。

一五 雲背上的陽光

真正的工作，並無空間與時間之限制。藉口時間來不及呀，環境不同呀，不是懶於工作者，便是不懂工作意義的人。

誇大自己的，是狂妄。渺小自己的，是懦弱。兩者雖有天淵之別。其對社會無貢獻，對人類無職責，倒是毫無一致的。

猛進，是加速其程度，就和遲緩是減慢程度一樣。真正能猛進的人，是超人。因為他能出比旁人更多的力氣。可是遲緩，就成低能兒了。他連普通的力氣都沒有。

敵人不可怕，漢奸不可怕。因為我們認清了他們的面目，該怎樣應付，直截了當的去應付就是。其實可怕的，是自己認為同路人。他暗中搗鬼。

車輪總是前進。但也有倒退時候，那不是前路有阻礙，便是車子本身發生毛病。阻礙容易掃蕩。如果本身發生毛病，那麻煩。就相當的多。

一六 沒有粘性的漿糊

世界上沒有無根的作物。就說浮萍罷，她不特有根。還有紮根的地方，那就是養育牠的水。明乎此，那些希望從天空降落幸福的人們，就顯得可憐和可笑。

真正的民主，沒有你和我，有的是：大眾的思想，一致的意見，和集體的行動。開口閉口：我，我，我的人。不特不配談民主，他實是民主的障礙物。

錦繡山河，並不覺得可貴。可貴的，是在山河為我們自身所有。那怕就是不錦繡吧，藉了山

河的屏障的發育，我們總可以在牠的範圍中自由地生活自由地躍動。

×

×

×

漁夫下水撈魚，將水攪混了，看不見魚的影子。大罵魚兒不該亂鑽。站在池邊看的人，便代漁夫惋惜或生氣。其實，這罪過如何能叫要逃命的魚兒負呢？

×

×

×

耳朵的功用在於聽取一切，同眼睛的功用在於看視一切一樣。不論耳朵或眼睛，只要一受限制。入也好，畜生也好，其神經就不會健全。乖張的行為與反動的思想，都會隨之而爆發。

×

×

×

雨點滴在屋瓦上，發聲的是屋瓦，而不是雨點。其證明是：同樣的雨點，如果滴在鬆潤的軟土中或棉花上，便聽不到什麼聲音。有人認定是雨點本身的聲音。那是野心家欺騙人的說法。

×

×

×

文字可以啓發思想，但文字也能閉塞思想。認文字為進化之母，固然是對的。可是有時亦可促成人類的慘劇。人類要求進化。就必須對文字組成的語句，用一番思考工夫。否則，讓職業權勢家把文字利用了，流血的慘劇，就非繼續發生不可。

年齡是生命過程的紀錄。絕不含有可貴或可鄙的意味。童年齡可貴，雖是生的執着表現。但實際可貴全在一個人的生命輝煌。若像老鼠似的，只偷吃別個東西，即使還幼小吧，又有什麼該白的必要呢？

一七 幾句話

掛蚊帳是躲避蚊蟲。點蚊烟是制止蚊蟲。酒飛力脫是殺滅蚊蟲，究竟蚊蟲應該躲或殺，是需
要強烈的判斷力。

報紙不能供給消息，無線電也不能供給消息。真正供給消息的，是那吃的太飽或根本吃不飽
的人。

古人以目代耳。今人以耳代目。所以古人的腦筋，不及今人的複雜。

x
x
x
x

鷄能生蛋。但所生的蛋，不一定各個都出小鷄。蜂能採蜜，可是所採的蜜，也不見得全為自己所吃用。

理直的，不一定氣壯。剛剛相反，那些氣吞山河的，往往都是不懂真理，或沒有真理的人。

歷史的軌則，並不承認腳趾倒轉走。但腳趾倒轉走的時代，却常常出現。鬧得小眼睛的人，老以為歷史沒軌道，頭等的笨人啊！

一到「聖而不可知之」的地步，是已脫離了社會，脫離了人類，脫離了一切物事與情理，雖「神」，於人類何益？於社會何益？於萬事萬物又何益？

渺小就讓牠渺小，偉大就讓牠偉大，只要各歸其本。那風波，不特會平定。連香臭，亦會分家的。

一八 柵欄外的觀望

房屋遮蓋了天地，本來就小了。房中再搭起有頂底的床，天地當然更小了。而床上，還要掛起帳子，人們怎麼能不昏昏欲睡呢？

人們拿着刀子削梨子，結果：梨子沒有削好，手指頭却被割破了。人們便拿起刀子，狠狠地

在梨子上割了幾下，其實，這是梨子的罪過麼？

有人說：街坊上零星小販的叫賣，也是藝術。講這話的人，一定沒有在街上叫賣過。如果也請他一隻手遮住耳朵，一隻手提着籃子，在街上叫賣一通。他就曉得藝術不藝術了。

靜夜的槍聲，同鷺叫一樣地可怕。因為不習見故也。如果跑到戰場上聽槍聲，或到遊藝場聽叫鷺，連興趣都引不起來，怕，自然沒有了。

春暖花開。嚴寒花亦開。熱夏花更開。秋冷花還是開。認定只春天開花的人，不是想：
拙誤一切，便是想：包攬一切。

傘是防雨的，斗笠亦是防雨的。就和雨衣與蓑衣，同是防雨的工具一樣。傘的硬要非薄戴
斗笠，穿雨衣硬要反對披蓑衣，真是井底之蛙啊！

馬能快跑，牛亦能快跑，不過馬跑快是常事。而牛跑快，則成特殊的了。要使特殊變為平常
，固然有困難。就是要使平常變為特殊，又何常容易呢？

蜂有蜂王，蟻有蟻王。要使蜂蟻皆無王，便要使全體蜂蟻各個成王，。要使蜂蟻各個成王，
又非全體蜂蟻本身起來作王不可。宇宙間進化之慢，其原故，就在這裏罷！

罌粟花不祇好看，還能結果。其果漿，在醫學上還有相當用處。可是，聰明人害了罌粟，竟
使罌粟花在黑暗的地方走紅運。結果：日子越接近黎明。罌粟花越離斷種的日期近。這悲哀，罌

菜花是不明來源的。

雞固然有錯誤，但雞的錯誤，不能要狗來負。槐樹也許討厭。可是再討厭，也與桑樹無關。爲什麼偏有人：要打狗諷雞，指桑罵槐呢？豈是動植物界，也有罪及九族的封建傳統麼？

月月季雖然每月開花，但牠的花朵，既不鮮豔，也少香味，而且花瓣根本也開不大。懂得此理的人，既不焦頭爛額。寧讓更容易發達輝煌。

牛馬的特長，是服從。無論人將什麼吃苦費力的工作，加在牠身上，牠也不想反抗。可是，就是如此罷，牛馬也時常會受鞭笞，或者會被殺而食之。因爲牛馬的主人，很少有足心啊！

無論是飛禽也好，走獸也好，只要是罕見的動物，便容易被人認爲神靈。其實，真的神靈，是存在於廣大的羣衆中，惟有廣大羣衆被崇敬。才是進化的正軌。

玻璃是透光體，他的唯一責任：是在透霧光明，不論是日光，月光，星光，火光，牠是不加選擇，全予透霧的。因此，各個層層的人，都歡迎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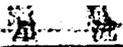
一九 還未乾涸的瀑布

沙漠的偉大，不是因為她廣袤千里，叫人摸不着邊際，而是因牠每一顆沙粒，都能堅強地屹立於世界。

鐵樹是否千年開花，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是世界上沒有活到千年的人，也沒有專記鐵樹開花日期的誓。

鏡子可以照人面。電話可以傳人聲，還有X光可以暴露人肺腑，但人還是有祕密，思想真是不可捉摸的東西！

飛蛾捕燈。是飛蛾想求光明。但捕燈的結果，多半是死。可見光明不是無代價可以求得的。



下掄就會透露出異樣的光明。

一個民族的進化或退化，全在於他的文化水準的高低。要是這民族文化普遍建立起來。那前

大胆的人，多粗心，細心的人，又多是小胆，所以時代的車輪，總不易依了預定的軌道朝前

奔。

前方流血，後方流汗，分量上雖有輕重，但以心力貢獻於民族則一，頂怕的是連汗都舍不得

流的人。

造謠的人，必定是有野心的人，因為造謠的結果，往往會使人們迷了眼睛。那造謠者，就可以大顯身手了。

二〇 靜夜的松濤

沒有馬達的汽車，固然無法行走。就是有了馬達，而無汽油供給吃喝的，也一樣不能行走。

大砲的怒吼，像勝利的歡呼。也像失敗的哀鳴，這分別，就在使用大砲的勇士的心膂上決定
的。

專罵別人不努力工作的，他自己常是不努力工作者。如果他努力於工作，他絕沒有心情及時
開去罵人。

把腦子當書架子用的人，等於讀死書。把書架子當腦子用的人，等於不讀書。

車輪壞了，最好換新的。若修修補補，雖可應用於一時，但對於行程，耽誤太大了。

栽種樹木的人，不一定能得到樹木的利益。得樹木利益的人，也不見得是栽種樹木的人。

黑暗與光明，相隔只有一步遠。肯抬動脚步的人，就可以發現光明或脫離黑暗。

語言雖能表現思想，但有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很有些場合，語言是與思想無關的。

一一一 刺激

怕火爆裂的人，最好是住到北極去。那裏既無炙人的熱力，也無爆炸的巨吼，可是，那刺骨的寒冷，也不見得好受。在現世界上，想求安逸，恐怕比登天還難吧？

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是說將所有的錢或力，拿出來貢獻給社會，使大多數人們能享點人生的真饒。若所出之錢或力，為少數人所享受。那不如不出。因結果，原是一樣呵！

文章可以感動人，言語可以感動人，聲音顏色也可以感動人。但頂能感動人的，是行爲。其效力，是超越了文字，語言，聲色，幾多幾多倍。

下雨可以用傘遮，下雪可以用傘擋，惟有狂飈與冰雹，始終還不會發明出遮擋的東瀝來。這是有圈椅坐的人的隱憂。

二二一 悶空中的風輪

水流下，火就上，這是普通現象。也是水火動向的必然法則。但違反這法則的事實，不是沒有。那就是水火遇了特殊的障礙或阻力。水固然會向上，火亦會就下的，法西斯帝的必讀誓目上，要有講這種道理的誓，那世界定會減少糾紛罷？

路是由人走出來的，但路的正確與否不一定要由第一個踏腳印的人去負。該負責任的，倒是隨了他腳印走過去的人。因為我路走的人，如果不是懶於思考，在他看見了腳印，就應該辨別一下。否則，連他本人也會受到無限的禍害的。

對於日曆過於重視的，是自私自利之徒。對於日曆根本不重視的，是不負責任之徒。日曆不祇使人重現現實，還要使人回憶過去。更要使人注意將來。對於這些過於執着的人，一定流入個

人主義。對於這些根本不管的人，那就無工作可言了。

x

x

x

宇宙間頂快的東西，莫過於思想。頂慢的東西，亦莫過於思想。這全由環境的條件而決定。比如：有些思想，越過現電幾千年。有些思想，却老跟在行動的屁股後面。所以，要培植思想的潮流，必有容納思想的環境。否則，思想會變成蝸牛。

x

x

x

歷史不是幾本書所能代表。真實的歷史。永遠存留在事物間，人們講話，是歷史，人們吃飯，打架，走路，亦是歷史。推擠下去，風吹，草動，樹死，水乾，山崩，地裂，海嘯，鳥鳴，狗吠，馬嘶，日蝕，月蝕，星落，……那一樣不是歷史呢！

x

x

x

風推動着麥楷，麥楷擠擠麥楷。於是麥花相互交合了。小的麥粒漸漸生長，鑽成大的麥穗。植物界的東西，是多麼天然而自由。可是，一到了人類，便有了種種的限制與拘束。於是瘋狂的侵略與壓迫開始了。連老嫗同幼小的生命的血，都流遍了大地。

x

x

x

不吃草，真是異想天開！

楊樹有聲，刮起來嘩嘩嘩的，但楊樹的聲音，却沒有專詞，松樹雖也有聲，但響起來不及楊樹大。可是「松濤」，是古今皆知的。可見就是植物界，合羣的力量是大些。

回憶過去，容易接受傳統。展望將來，容易發生空想。惟有腳踏實地注意現實的人，才是真正的創造者。才是世界進化的推動者。

大磚的用處，是在開路，漿糊的用處，是在黏縫。麵包的用處，是在填補，功用雖不同。其對於人類的貢獻，是無二致的。三者之中，一樣都不能缺少。

電燈泡雖有紅，黃，藍，綠，黑，等分別。但顏色却是人爲的。要真正驗看亮光。第一先必須去掉人爲的顏色。否則，電光究竟如何，永遠也弄不清。

皇帝並不姓皇或名皇，就和宰相並不姓宰或名宰一樣。但人們却老叫喊着皇帝或宰相。可見即使到了民主的現世紀，天下還是皇家的，並不屬於一般民衆。

反對與贊成，其間並無多大分別。有分別的，是在反對與贊成的動機。如果雙方出發點一樣，即使殊途，也不能據此就論敵友的。

自從開議制度盛行以來，國際舞台，只有一幕戲可看：就是各個國家都在努力和乎。因為血肉鬥爭完全入了幕帳。等到幕帳揭開，那也只有一幕劇了：就是人吃人。

櫻花雖好看，但是暫時的，一過了幕帘，炎夏開始時，櫻花不祇飛落，連果實都不會留給人聞。以櫻花來象徵民族的，是沒有結局的民族啊！

二四 沒有蜘蛛的網羅

火山爆裂着，巖岩滾動着，海洋湧湧着，狂颶怒吼着，在這樣的情形下，沒有多的路。非抵

抗，即死亡。

紅的線條，藍的線條，黑的線條，綠的線條，黃的線條，只與一上旋轉的輪盤，全變成白色

了。

楠木椅子，紅漆板橙，籐條頭椅，彈簧沙發。名稱，形式，價值，盡可不同。其作用，却是同樣供人坐臥。

小孩，青年，壯年，老人，雖有大小之不同。但思想却會一致。明白點說：老人固可作小孩，青年又何嘗不作老人呢？

針線永遠是相應的，因為用線必用針。但針線却永遠是相離的，因為有線的地方，必不能容

納針。

x

x

x

x

x

x

狗嘴裏長不出象牙來，固然是事實。但狗嘴裏如果真的長出象牙來，那狗恐怕更會受鄙視罷？

豆腐成軟，一棒就爛。鋼鐵最硬，非火不化。但兩樣却都是經人鍛煉出來的。一切政治，教育，經濟，文化，都在同一意義下泛濫於歷史中。

門窗雖有分別，其出入作用則一。有門而無窗，固然可以，有窗而無門，又何嘗不可以？只要想到牠的作用，便一切不成問題了。

字紙簍，垃圾箱，痰盂，便桶，皆係收拾廢物的傢俱，絕無貴賤高下之分。若以為便桶比痰盂賤。垃圾箱與字紙簍低，都是不明內容的形式家。世界不進化，就是這些形式家搗的鬼。

二五 荆棘叢中獨步

瓶花勝於盆花的，是瓶花能容納多樣的色彩，於是瓶花常有機會走進錦繡的房屋去，盆花雖也有走進錦繡的房屋可能，但也有時要在自由的天空下同自己的生命鬥爭。

八哥雖能言，但八哥的語言，是人教出來的，這和傀儡能動作，其動作，是由人製捏出來一樣。如果有人相信八哥的語言或傀儡的動作，還會有什麼意義在裏面。那這個人至少得送進療養院。

聲音的嘹亮與否，對聽者是全無關係的。有時，無音的呼吸，也會激起浪花。甚至發下拔不動的很，想要使全人類都能聽見自己話的人，往往出號簡去傳播，真是一等的呆子啊！

炎熱不可怕。嚴寒亦不可怕。可怕的，是溫暖的晴空與不熱不冷的風，迷惘着事理，束縛着人物，叫嚷在她面前消失了聲，躍動在她面前沒有了力。可以生活的，就只有蒼蠅與蛆虫。

電杆是筆直的，電線是筆直的，但藉電杆電線而飛躍的東西，却往往是彎曲又斜歪。在陸地

是如此，在海底是如此，在天際，亦是如此。

蘿蕒剛生藥，那蘿蕒本身，不祇鮮嫩，水汁也是很多的。但等到生出幹子，開花又結子，可就空心了，既不鮮嫩，也缺水汁，這是說蘿蕒的生命，是要靠子粒延續了。蘿蕒本身，就只有乾枯或腐爛。

火柴雖能發火，但火柴只是引火之物。如無可燃燒的東西，火柴是會使人惆悵的。

筆帽的作用，是在保護筆，就和衣服是要保護身體一樣，如果認筆帽爲萬能：可以代筆寫畫，可以控制筆尖的方向，那是糊塗思想啊。

水溝裏面的水，雖然可以奔流，可以泛濫。但到她的來源枯乾時，就只剩下水溝了。說不定還會發臭。以水溝誇耀人前的，其壽命是很短很短的。

不懂得旅行的人，不知道宇宙之廣大。以旅行爲職業的人，又會變成照相機。一切的觀念，都會隨時旋轉的。所以，旅行不可不有，而旅行却不能終於一人之身。

棉花是一種主義，鋼鐵亦是一種主義。至於這兩種主義行得通與否，是要看她當場的環境，同實行的人物。若祇重視主義，忘掉了環境與人物。那不論是棉花也好，鋼鐵也好，都會上癮的。

少女能爲失掉了的愛情而歌唱，就和戰士能因自己的創傷而歡笑是一樣。因爲真實的情感與真實的信仰，都不是外界的打擊所能破壞的。

花開花落，在花的本身，毫無得意與失望可言。爲花而得意，或爲花而失望的人，都是花的愛好者。但也是花的敵人。花因爲有了愛好者，花才失掉了一切自由。

一顆麥粒，可以生一個麥穗。一個麥穗，可以結幾十粒麥子。這是世界進化的根本原因。誰

夢想：不讓麥子生麥穗；不讓麥穗結麥粒；不管他用什麼巧妙的理由，總是人類的蠢賊，想活的
人應該打倒他。想死的人，更應該打倒他。

以困難留給人羣的，是有社會觀念的人。以安樂教訓世人的，是自私自利之徒。大多數人，
如能把握住這信念，人類真正的和平，就要不遠了。

蝴蝶的飛舞，雖然能給人們一美觀。但人們却喜歡捕捉飛舞的蝴蝶。螞蜂的飛騰，會使人生
厭，但人們却很少捕滅螞蜂的，這是現社會一幅最有力的照像。

二六 遼遠的天空

在黑夜，飛鳥偷偷掠過天空，自以為沒有人發現它的蹤影。可是在地上的人們，架起擴大收
音機。那鼓翼的響聲，都會震耳；飛鳥的動作，的方向，還能瞞得住人麼！

寒帶的植物，不及熱帶的地方。是到了太陽揮棄它們遠遠地躲藏後。它們就得揮掉了兒女，

揮掉了手腳，將自己的精力集中起來，以與嚴寒抵抗。能保存住生命，就是它們的輝煌。

x

x

x

小雞一出蛋殼，就飛快地生長。一週一個樣子，一月又一個樣子。但等長到成了大雞。它的

生長力就沒有了。前一月是那個樣子，後一月還是那個樣子，要是希望它再繼續長大，那是希望

者的錯誤。

x

x

x

海嘯不是動力。海嘯是地震或火山爆發的結果。但海嘯又是動力。在大水為災的時候，便是

海嘯的成績。魚蝦知道此，所以海嘯的結果，魚蝦比人類受害少，因魚蝦早已學會泅水了。

x

x

x

雨水濕潤了土地，日光晒乾了土地，木草侵佔了土地，星月表白了土地。誰有人，受着土地

的發育，受着土地的剝蝕，受着土地的牽扯。終而至於被土地所埋葬，幸呢？還是不幸呢？

x

x

x

血汗流在土裏，血汗再生長到身上。侵略的人們該叫了，以為立下不朽的功業。於是再將身

上的血汗流到土裏。血汗却依然又長到身上。古今千年來，有幾個野心家能打破這種定律呢？

火鑽磨上了高空，大水淹沒着地頭。有些動物，認定這是千古奇觀，便歡叫着，讚揚着。其實，將要哭泣的，就是這些動物的本身。因火與水，從來不會變過眼睛，她是只知道蔓延同廣擴。

下雪天要冷。但天晴，却不一定就會熱，這是要看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同什麼情形下，才能斷定的。如果以為天晴了，溫暖會立刻出現，那是空想的虛無主義啊！

螢火虫雖能示人以光明，但究竟是螢火啊。真想光明的人，不是爬進草叢，就可找得到的。是必要穿上鐵鞋，踏過海洋，爬越高山，費盡了所有的熱誠同精力，光明才會在你面前出現的。

印泥倉離開了圖章，是一無用處的廢物。但一巴結上圖章，它能使入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成爲孤兒寡婦，能使人立成百萬富翁。看重印泥的人，就在這一點。鄙薄印泥的人，也在這一點。

二七 還未洗脫的血痕

嬰兒睡在母親懷內，嘴邊泛出微笑。這是人類最天真而最無立場的表現。一到能在地球上奔走，參加了所謂社會工作，不論是大笑，小笑，苦笑，冷笑，總有幾分作用在裏面。

制止是超越抵抗以上的積極辦法。因此，制止就非有更大的力量能够運用才行。因為制止不同於抵抗，不特自己的實力能够應付，還得有實力能够壓服對方。

現地球上比較安全的地方，大約要算北極冰圈內。因為科學還沒將那裏完全征服。因此戰爭一時還延長不到那裏。幾時北極冰圈內被科學征服了。安全地方，就非到另一個星球去找不可。

水由口入。雖然仍要出來。但出路却不能由它選擇。那一部分不需要它，那一部分就將它排擠出去，可見就是物事罷，要自主也非從開始時爭取不可，一投入別個範疇中，絕無自由之餘

地。

封神榜，西遊記，充滿了中國人的腦子，但封神榜與西遊記的精彩，却在歐洲大陸表演了。喜歡誇大的人，應該實踐理想，不應該拿理想擲棄一切。要知道力量壓不倒旁人時，就會被人恥笑的。

天然絕人之路，是對於被社會遺棄的人一種安慰，事實是：天不特在絕人之路，且在絕人之路，所以流血的慘劇，才不斷地創造歷史的新頁。

靜夜，天空泛出紅綠黃各種光芒，地下是沖天的火簇。轟隆隆——轟隆隆聲音傳播到遠方，和平的藝術家看起來，也許是無比的美麗罷？可是，血滴着，血流着，骨肉橫飛着，所謂現實，是要取掉了遮沒眼睛的外觀形像。

二八 完全女人們事情

不認識字的鄉間小脚婦人，她們要煮飯，要縫洗衣裳，要帶小孩子。農忙了，她們也得出現在田畝間，穀場上。抗戰後，在游擊區裏，她們還担着偵探與放哨的工作，但沒有人把她們的名字或照片，在報章表揚過。也沒有人拿山珍海味飲宴去慰勞過她們，這是怎樣不平等的事啊！

人一提到「賢母良妻」四個字，便會遭到女同胞的非難，以為講這話的人，不是思想落了伍，便是故意侮辱女同胞。可是，細想起來：女子既不能不為母為妻，那麼希望母妻的賢良，才是人之常情。世界上那一個人，願意自己的母親，是暴劣的婦人呢？

爭取民族自由，不是那一部分人的事情，更不是男子單獨的事情。女同胞無論直接或間接，參加抗戰，幫助抗戰，這是極平常的道理。所以宣傳的對象，一向連女同胞都計劃在內的。可是，如果認為女子參加抗戰，就應該比旁人特享權利，那是故意自造階梯。吃虧的，還是婦女自己。

婦女運動者，常常說：社會看不起她們，給她們釘子碰。可是，我想貢獻一點意見：要想旁

人看得起，必須自己有力。要想有力，就必得發動廣大的婦女羣，堅強地站到社會上來。然而；事實告訴我們，就連重慶附近疏建區的鄉間婦女們，至今天，也沒有與婦女運動者，發生過一次關聯，遠處不必說了。

我不反對婦女鑽進廚房裏。我也不反對婦女站到十字街頭。這是應該由她們的智力與環境而決定的。如果有人主張婦女一律都跑到社會上，那是同希特拉主張婦女一律回到廚房裏一樣的暴力政策。請想一想：目前我們的智力同環境吧！要前線士兵，要大學教授，要工廠工人不要——一律都回到廚房裏，並看管小孩子，那會有怎樣的結局啊！

戰時的首都在重慶。因此婦女運動，在重慶也就比全國各處熱鬧些，可是重慶還到處充滿了妓女，無論上等的與下等的都有。關於妓女制度的存在，雖然有她的社會原因——即政治問題，但婦女運動者，倘肯將她們——妓女——從妓寮中拉出來，貫以智識，教以技能。不必講什麼人道主義了，對於抗戰總是有益的罷！然而，沒有作。

國家對男女施以同等教育。如大學中學對於女子，與男子同樣錄收。這雖然是男女平等的好基礎。可是，在文盲遍全國的目下環境中，僅有少數能受中等教育的女子，爲什麼不給他們多成立師範學校？讓她們多担負些普遍的國民教育責任，不是要更合理些麼？

有人說：婦女問題，應該讓婦女去談，這話是對的。但舊式婦女，還不曉得她們處的是什麼時代。而所謂新式婦女，有的在忙於開會，忙於見客，忙於當選。更有的，則忙於燙頭髮，塗口紅，試新衣裳樣子，聽高跟鞋響聲。根本沒有時間來思考，又怎麼對呢？

二九 風月之外

印一張日報，再印幾份期刊，貼一條標語，再發幾份宣言，好看倒是好看。可惜的是……黃帝的子孫們，眼睛上還有翳在長着，無福享受那些好看的东西。

腰粗了，脚也需要大，頭更縮要大。如果只是一個粗腰搖幌着，不特自己不能長期站得穩，
即就是觀感罷，也實在令人看不下去。

竟開了的水，如果受着器具的包圍，四面不透氣，那滾開的水，就會發生出驚人的力量。可是，在水開時，如沒有器具壓蓋她，一任蒸氣騰茂，那水不久便會乾涸的。而且什麼力量也沒有。

蝴蝶是由花草產生的，所以蝴蝶老飛旋於花草之間。蝴蝶如果離開花草，不特失掉了生之根據，也失掉了生之意義。

金屬天生作用具，但有人偏喜歡吃金屬物，如：金，銅，鐵，錐，鋼，錫，鉛等。五穀是圖作食物。而有些人却偏愛拿稻，麥，高粱，豆子，玉黍作擺式，真是反常的現象啊！

杜鵑是初夏時鳴，知了是炎夏時鳴，蟋蟀是秋季時鳴，無論誰聽與好聽，時季一過，就聽不到了。只有烏鴉同麻雀，春夏或秋冬，一天亮，總在樹上鳴哇鳴哇，啾啾嘈嘈，老無休止，煩悶的緊調啊！

天羅地網，大約只是一種幻想，所以風暴，仍常常起自平空間。如果有一天天羅地網，真的完成了。那世界一定沒有生物。

廁所是用來接受糞便的。但真正接受糞便的，還是大地。廁所不過暫時保管而已。認定廁所為臨時寄糞所，則可以。若把廁所當糞便銷耗場，那是笨伯啊！

歌頌是出自心的歡悅，就和咀咒是出自心的憤怒一樣。一個快樂的人，要他裝悲哀，固然無必要。而一個真正悲痛的人，要他忽然快樂起來，恐怕也得有個條件吧？

三〇 八月的太陽

雄鷄與母鷄的分別，除外在形式，是：雄鷄鳴晨，母鷄不鳴晨，母鷄生蛋，雄鷄不生蛋，但這只是生理上分別，其為鷄，還是一樣的，不信，請吃個鷄蛋試試看。

颶風如挾有十二個風力來掃蕩，世界萬物皆會摧毀的，可是有十二個風力的颶風。一世紀，
卅世紀，甚至若干世紀，都不大很看見，於是法西斯蒂照舊幹他的侵略工作，守財奴仍拚命爲子
孫弄錢。

鹽是鹹的，所以喜歡吃鹽的人，一個也沒有。糖是甜的，所以喜歡吃糖的人倒很多很多。但
鹽是必需品，人人都非吃不可，而糖，則只能爲有錢人消遣了。

穀壳裏面的米粒一長成，穀穗立刻就垂低了頭。這是載重的結果。同樣地，負千萬斤重担的
闊筋。或者日行百八十里脚幹人們，絕不會面團團像肉店老闆一樣。

樹尖朝上，所以最易爲風所動搖。樹根向下，牠的莖條才能紮下穩固的基礎。職業政治家，
儘得此種道理，那社會就會合理多多。

肥皂除了能去污垢外，還可以吹泡沫，所以不特實用家喜歡肥皂，連空想家也喜歡肥皂，因

爲這極寬敞喜感尋房五箇六色的光輝。

開口「我我我」是習我主儀者。開口「你你你」，是叔我主儀者，開口「他他他」，甚不與
實怪主儀者，一個人與想：改變環境，創造事業，就應該：取銷小我，敢作敢爲，至於成功失敗
，那是另一件事了。

瓦房比草房要堅固耐久些。因此，在建築費用上講：瓦房就得多花幾文錢。可是，墾下花錢
斷斷了，房頂儘可是草的，房內却又裝起比瓦還貴的木頭天花板，這是一般人所想不通的事情。

田間柏樹上，羣集着白鳥。遠遠望去，好像深綠樹葉間，開着鮮朗的盛大花朵。可是等到人
們一走近，白鳥嘩然飛去了。這時間，人們不祇吃驚，也會想到：即使自己親見，有時也會是錯
覺。

水紅色爲醜陋主調派，與灰色一樣的可厭又可惡。過着純紅色，她固然變爲無色。過了純白

的，她同淚會被消滅。紅燈染比酒留色的人們。不是想包庇什麼，便是想躲避什麼。

三一 守夜の木梆

警報並不限於金屬的響聲，也不限於電氣的壓力。重擊的，是在你心中有無警報。心中如有警報，萬有力量同響聲，皆可成爲警報，心中如無警報，宇宙無聲，萬物寂靜。

少年人的可貴處，是在他活潑，天真，遇事不計利害，勇往直前那些特殊精神。如若加上老練二字，則他已經走近墳墓，即使靈活着肉身，亦是無生命的影子，毫不可貴了。

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同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在某一意義上講：是有同樣的反抗精神，但形勢一種眼光看：都有點近於無抵抗主義，——雖然夷齊二人竟連性命都犧牲了。

我積極提倡森林的政策下，綠油油的山，都以裸體姿態出現了。不知是山想反動，突然獨立起來？還是森林活厭了，想到爐中去自殺？抑是唯物史觀，統制了人們的腦筋，使挑扁担的人。

都拜棄了扁担，專想發財票的念頭呢？

x

x

x

我至今不知道土地神是管理什麼的。淪陷區暫不談，即就大後方來說罷。粮價那樣飛漲，敵據那樣轟炸，從未聽說：土地神擲過一次籤，然而，充滿了全國省縣與村鎮，都有土地神的牌位，老百姓那些「香」不是白燒了嗎？

x

x

x

公侯伯子男等爵位，只能表示人的階級，並不能代表人的人格。人格的好壞或有無，是要看一個人的操守與氣節。輝煌的錦繡衣冠，與人的能力與功績，是毫不相關的。

x

x

x

文人無行，並不是說文人的行為特別壞。專製票妓女，扎妍頭，打麻將，敲竹槓，吹牛皮等等。應該是文人無行動。一天到晚，只談：國民們起來呀，坐下呀，臥薪嘗膽，嘗膽，而他自己，却坐在沙發上，抽雪茄，喝咖啡，吃口香糖，想着阿姐阿妹的念頭。

x

x

x

以現代思想界進展的程度說，世界一切，如果都照著文人筆下的「假定」而實現。我就懷疑

石岩？抑是流沙？那是要看她當初的孕育了。

×

×

×

創作還是流水，她本無固定的軌道可循，在越流的當兒，是只走那最通暢最低下的地方，至於洶曲與否？河岸是否合理？流水是不計及的。

×

×

×

所以，創作莫不特有情感，有故事，還應有人物。就像樹木一樣，有了橫根，枝幹，花葉，都不行。因為牠還得有活力啊！

×

×

×

比如：有人這樣對你說：「那個踏了那個的腳，那個打架，那個拖，你不信，問那個。」故事是有了，但是你曉得他說的是誰呢？

×

×

×

再比如：王家三阿嫂與李家四大媽，還有隔壁小狗子，坡上大嘴巴。不錯，這都是典型，可是他們究竟是幹什麼的？或是要作什麼？沒法明瞭吧？

×

×

×

或者這樣說：西山一塊小石頭，東山一塊小石頭，石頭對石頭，便成大石頭。試問：這是可能嗎？在沒有通過人或自然力的關係，小石頭永遠是小石頭啊！

以此，創作家可說過的是煉獄生活。也可以說是天堂生活。因為創作是由表而到裏層，或由裏層到表面，永遠翻騰着的激流。

可是，倒外的，也不是沒有。那就是中國文壇特殊的情形了。明明白白天空撒下毫無漏洞的黑雲，偏有人說他看見星星與月亮。自欺事小，害人太大啊！

至於圓規方矩，那本特是創作的鐵錘，也是人類的母親——思想上的鐵錘，為一切，都應該擺脫了他，自由馳騁於太空。

三三 浪橋上留步

對瞎子熾示顏色，無異對聾子彈奏音樂。其意蘊也許是好。但不能獲得效果，是毫無疑問的。

剷掉稻穗的稻根，立刻又發起新芽。但耕耘者必須把稻稈掉，這並不是積糞肥料問題，重要的是力學的運用。

豬狗所以吃人糞，固然由於豬狗的懶惰，但管理豬狗的人，不供給牠充足的食物，總是原因之一吧？

惟有死人才是挺硬的。所以在活人中，如發現有不彎腰、不屈膝的硬人，便為人們特別尊重了。

文化來自教育。可以說：沒有教育就沒有文化。但文化却是教育的保母。所以也可以說：沒有文化就沒有教育。

思想如果比為天，那行跡就是大地。天領導並指示方向，地便依了領導與指示，而產生出萬物來。

農人所用的風扇車，只能扇走糠皮，並不能扇定顆粒。可見就是植物，要想站得穩，還得本
身的體力。

凡城牆必有垛口，這就證明：要想防禦什麼的，還得計劃打擊什麼。否則，只將城牆疊高築
厚就行了。

石碾子在旋轉時之所以有吼聲，是石碾子本身先受了外界力的原故。如果沒有人或畜生去推
動，石碾子還不是靜悄悄？

叫喊是威嚇，如戰場上的「殺」「殺」「殺」，狗的「汪」「汪」「汪」。但叫喊也是哀求
，如挨打人的「哎哎喲」，被宰殺時羊的「棉」「棉」。

「望梅止渴」，不特是欺人之談，且是阻礙社會進化的遮眼法。其原故是：真正渴的人，絕

不想去望梅，望梅的人，倒不一定是渴者。

×

×

×

越是難看的毛虫，才能脫化成美麗的花蝴蝶。要求毛虫好看的人，是最不能睜開眼睛的。

觀。

×

×

×

中國有一句俗話，是：不怨殺人者，但怨送刀人。指使殺人者，固然有罪。但一個人非出於

本願而殺人。他還是人嗎？

×

×

×

三四 火熱的鐵刺

炎夏過去了，蒼蠅，蚊子，臭虫，將要隱沒了，代替而起的，是那既不發聲又會跳動的跳虱，人類的血液，總有東西來吮吸的。

×

×

×

在法西斯帝的砲火瀰漫之下，象牙塔是早已不能存在了。更不必談牛角。有人還想目下作

士，那不是救世者，便是蠶螿虫。

世界上只有人權宣言，沒有獸權宣言，也沒有禽權宣言，豈是禽獸願意拴在繩上或墮在籠裏麼？實因牠們不用思想，不知道互助啊？

桂花盛開時，到處都充滿了香氣。這香氣，可以在閩人的山莊，也可以在美人的臥室，更可以在農人或工人的家園，自然分配給人的，是多麼公平啊！

古今來，任何成功者，不一定都是天才，他本人的毅力同他所處的環境，都是必要的條件之一，自以為對於什麼有天才的人，應當心這些條件。

到目前為止，我們父兄姊妹，對於日蝕月蝕，還是舉打敲銅器，以誘走天狗。這不是思想落伍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現象。

好像是安得烈。紀德說，說過這樣的話，「宗教和家庭，是人類最兇的敵人」。這話如果確實。人類真正的幸福獲得，起碼先得消滅了這兩種敵人。

山是偉大的，海是偉大的。所以山有時可以填海，海有時亦可以陷山。因為它們都具有無比
的偉力的原故。如此，就不會用雞蛋碰石頭了。

炎夏不能長久，就與暖春的春天，不能長久一樣，希望永遠寒冷的人，同希望永遠火熱的人
，一樣不懂現實。

三五 白露爲霜

文藝如果比爲樹根，那科學就是枝幹。如果比文藝爲花，那科學就是果實。剛樣之中，缺一
樣固不行，如果把她分了家，那是既不懂得文藝，也不懂得科學。

人人皆可以爲哲人，但人人亦皆可以爲愚人，因爲在本質上，根本是一樣的，社會上之所以

有愚人以哲人之分，外在的原因，是社會供養不同，內在的原因，是在肯不肯的意識上。

雲層積得過厚，那雨的成分就會來得多，什麼原故？因為雨是雲的化身，同樣地，思想特別敏感的，他的創作慾一定很強。希望旁人敬感，又不許他創作，那纔是違反定理。

一個鄉下人，看見洪水沖來兩隻鴨子，便跳進水裏想去撈。不料水太急流，鴨子不特未撈到，連他自己也被大水沖走了。站在旁邊看的人，都罵他「活該」，想搶一批分外東西，「活該」固然「活該」，但兩個鴨子，為什麼要換一條人命呢！社會的悲劇啊！

清潔美觀的所在，莫過於人住的地方，污濁骯髒，亦莫過於人住的地方，在自然界，是無所謂清潔與骯髒，看一看文明與野蠻人的住居地，知道人類是怎樣在對付自然了。

不動搖的亮光，唯有太陽月亮與星辰，其餘，無論是燈光也好，電光也好，就連螢火虫的光也算上，都是隨了時代與環境而動搖的。

風停了，雨息了。人們會感到一時的輕鬆，這程光，想工作的人，便會馬上拿起工具，去趕他的活路，不想工作的人，就會睡到軟床上說笑話。結果：暴風雨一臨，還有被犧牲的人，而人類也從來沒有滅絕過。

「我東日歸，我心西悲」。有人拿這兩句話形容目前的中國。恰當或者恰當，但解釋却有多樣。如果是真愛祖國的人，那他的「心」，對於東西南北都會悲起來，豈只「西」而已矣，眼睛還是向外看。

掛什麼招牌，必得賣什麼貨物，這是天經而又地義的。如果開的是鐵器店，却偏賣竹子給人家，合算也許合算，但是不能担保人家下次必來買，因為鐵器與竹子，究竟不同呀。

三六 黃昏時的星空

走路不怕慢，只怕停，因為慢總還是前進，一停，那什麼時候再開步，能否開步，就都成問

以鷄魚鴨肉填肚子的人，身上只長些肥肉，以糙米粗麵裝肚皮的人，身上就會露出骨格。

世界上沒有千年不散的筵席，亦沒有萬年不死的動物。嘗得此理者，飛昇的就飛昇罷，墮落的趕快墮落罷。

英雄主義者好說：天不怕。地不怕，本來天地並無可怕，可怕的，倒是英雄自己。

惟有出過血汗的人，才懂得他人血汗之可貴。一生不出血汗的人，總認為血汗等於貨物，而且不值錢。

想陷害人者，必先造謠人要陷害他的謠言。然後，他便毫無禁忌地胡為。是非的模糊，就在這些場合。

幼稚並不可怕，因為他還有學習上進的機會。頂怕的是自以為了不起的，那就無藥可救了。

地位。

世界上力量最大的，是那數目最多的。只有法西斯的徒子徒孫們，才主張他自己超人的優越

x

x

x

文獻出版社郵購簡章

- 一、機關、學校、社團、圖書館、讀書會或個人購買本社出版、經傳之書刊或委託代辦空函圖書，竭誠歡迎。
- 二、委託圖書或訂閱刊物，如在發售預約，特價或廉價期間，本社也照特價或原出版處同樣優待。
- 三、購書人及收件人之姓名、地址，均請用正楷詳細寫明，國外並加寫西文。圖書雜誌之名稱、著譯者、定價、起訖日期及出版處，均請一一註明。
- 四、匯寄書款，請照各書實價另加郵寄費匯寄本社。書款須掛號、快遞，或託軍運者，郵費另加。本社收到信件後，當儘速將書及發票或訂單寄上，如有餘款則存於郵購存款賬內，並掣給郵購往來清單，以備日後購書之用。
- 五、書款可委託銀行匯進匯劃，或購郵票匯票。郵匯不通各地，可用郵票代款，十足收用，但以三角以上者為限。（限省用郵票不收）
- 六、寄紙幣須用郵局特製保險信封，並納保險費，但以法幣為限。
- 七、附有匯票之信件，須用堅厚信封慎密固封，掛號郵遞。
- 八、各界如欲本社代為選購書刊，可預存款項於本社，並指明購閱範圍，本社即當負全責，代為選購寄上。
- 九、委託書刊如日久尚未收到，可來函查詢，請敘原函寄出日期，附款數目，郵局掛號還單號碼，並用與前信同樣之具名，以便本社負責查問。
- 十、書籍寄出後，除缺頁及裝訂顛倒者外，概不退換。
- 十一、戰時書價，及郵運費常有變動，當以信到時門市定價為準。
- 十二、各地社友及讀者匯款寄信請直寫「桂林府前街十四號文獻出版社郵購科收」

社址：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Handwritten not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names like 李 (Li), 王 (Wang), 张 (Zhang), and 赵 (Zhao), along with various symbols and illegible text.

李 (Li)

王 (Wang)

张 (Zhang)

赵 (Zhao)

中華民國卅一年十月版

文藝生活叢書

第七種

司馬文森主編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流 星

荆 有 麟 著

印刷者

發行者

發行人

桂林穿山村寶塔山
國光印刷廠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文獻出版社

夏 雪 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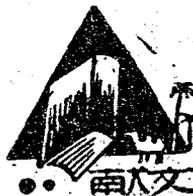
每册定價六元
外埠酌加郵匯費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字第二〇八號

77 5 2
42.40.40

983

42.40.40



140

6.00